

孙琳著

重构场域 ——出场学场域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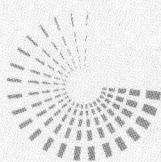
Reconstruction of Field
——Ten issues about Presentology Field

人民日报出版社

014034149

C91-06

13



孙琳著

重构场域

——出场学场域十论



Reconstruction of Field
——Ten issues about Presentology Field

C91-06

13



北航

C17224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87130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构场域：出场学场域十论 / 孙琳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 - 7 - 5115 - 2283 - 2

I. ①重… II. ①孙… III. ①社会学—理论研究

IV. ①C91 -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295 号

书 名：重构场域：出场学场域十论

著 者：孙 琳

出 版 人：董 伟

责 任 编 辑：林 薇 张炜煜

封 面 设 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政 编 码：100733

发 行 热 线：(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 购 热 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 辑 热 线：(010) 65369526 6536951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37 千字

印 张：15.5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5 - 2283 - 2

定 价：46.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的场域思想	2
第一节 早期思想:以符号实践场域占主导	3
第二节 历史实践场域的伊始:面向现实大地	18
第三节 历史实践场域的提纲:春天的第一声惊雷	35
第四节 历史实践场域的建构:唯物史观正式形成	45
第二章 社会学场域十论	84
第一节 反思的社会科学与反思	85
第二节 正在生成:时间的普遍性结构及其对二元论的超越	89
第三节 刻意的社会科学分工所带来的灾难性	94
第四节 竞争与规则:场域的逻辑与资本的游戏类比	100
第五节 中介与步骤:场域与机器论、系统论的区别	105
第六节 国家场域理论	112
第七节 惯习·理性·利益	117
第八节 性别·语言·符号暴力	132
第九节 社会学场域论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	145

第十节 广义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实践哲学 151

第三章 出场学场域十论 158

- 第一节 秩序与自由:以文化人类学视域透视 158
- 第二节 交往与反思:正在生成的交互主体际的出场行动 171
- 第三节 发生与认同:场域之关系性、主体间性和文化理性 179
- 第四节 敞开与视阈融合:交往实践与对话语言 185
- 第五节 真理与意义:广义认识论原理 197
- 第六节 行动与预见: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与场域客观性 200
- 第七节 历史与结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史观 205
- 第八节 时间与空间:在交往实践的立体象限中 209
- 第九节 延异与分化:差异性出场和断裂性在场 217
- 第十节 真理与显隐互转:普遍性问题与特定的历史条件 225

结语 235

参考文献 238

引言

我们将以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观－历史建构论为起点和参照点,得出出场学场域的十个主要结论。场域之概念看似简单,却包含着深厚的辩证法和深层次的符号思想与历史语境的分析,因而笔者首先进行的是对马克思的原著考证,对马克思的出场学场域的思想发展进行了重构性梳理;而后对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学场域从十个方面加以透视;最后在两种场域的比较对话中提取重点,将出场学场域的十论和盘托出。出场学场域可以说是在马克思所开启的哲学革命的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阈与布尔迪厄开启的有关社会历史的微观视阈的融合。场域的重新建构的任务重在考察社会历史与思想符号的辩证关系。有关场域出场意义的正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论分析,既是场域空间地理方位的“被抛”(海氏“在手”状态),也是场域中主体的生命的律动和价值投射状态(海氏“上手”状态)。因而不能将场域仅仅定格为简单的符号形塑、传播与解码过程。除了运用辩证法理性获取有关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真理性认识,我们也需要运用现象学方法来挖掘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看不见的”意义与价值观念。来看待历史中的新场域化在西方世界,符号背后的文化价值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命的律动特征所在,否则无法在颠倒的广阔的资本图景中透视出资本社会的本质。因此期间需要的将辩证法与现象学方法的优势互补,这也是逻辑上的难点所在。通过扬长避短来融合两种方法论的合理之处,从而将资本的“景观社会”的资本图画的本质刻画出来。毋宁说,出场学场域本来就是一种方法论思想,通过“反思的问题域”剖析“理解的发生学”,从而通过“不断出场”秉持“永恒在场”。在中国,重构场域毋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与西方学者的对话,我们可以获得如何与资本之狼的共舞的方法。

第一章

马克思的场域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律性把握和人类的能动性实践的统一与结合。然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笔者在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对话中，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出场过程进行了梳理，也对马克思从符号实践场域（思的外化）走向历史实践场域（史的建构）的思想进程进行了梳理。场域建构主要代表了历史建构，其中也包括思想符号的形塑（构建）。思与史的辩证法是主导的核心，场域不是思的在场，也不是史的在场，而是一种正在生成的出场状态，是有关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的综合过程，是在广义认识论方法的角度下对辩证法与新现象学方法的统一。在这种正在生成的出场的历史场域中，主体的打开与行动（实践）是史的出场方式，意义的生成是思的出场方式。意义的生成来自于主体的置身影的时空方位（异化结构）、置身影所、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他者的影响以及主体自身价值投射的选择与取向。这种内外结合的力量而导致的主体意义的走向对历史实践和思想符号的形塑都有反作用力。因而，交往实践与意义又在一种（既成）在场的传统与无法根除的历史空间方位中发生、生成与发展，并对历史空间方位以带有自身意义的交往实践进行着起承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地，1995:61.

合式的改变,这种改变世界的历史建构方式又将形成新的主体的置身性的方位与空间,从而为新场域的在场者的生活与生产实践提供新的置身性场所和新的出场方位。出场之前是旧场域的在场者,出场之后是新场域的在场者,在场者又必须通过不断出场而秉持永远在场。这种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在新旧两种在场者之间的正在生成的状态就是出场在场中涵盖了出场的意义。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给予的就是这种关于正在生成的出场的历史性的规律性学说。有时这种历史建构的这种新的置身性的方位是涅槃式的,有时则是静悄悄的。因而在梳理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第一节 早期思想:以符号实践场域占主导 ——《博士论文》以及早期著作

马克思出生并成长于德国经济最发达,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最深的莱茵省,他在特里尔读中心时就深受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他写作博士论文时,恰逢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意识觉醒,德国封建王朝行将末路的时期。马克思接受深造的高校是著名的柏林大学,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斗争的中心与重镇。在那里,从黑格尔主义中分裂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争论不休,处于资产阶级激进立场上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批判宗教教条、捍卫思想自由、从黑格尔体系内部处罚反对封建专制方面具有卓越的成绩。马克思从1839年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所以他在博士论文中以伊壁鸠鲁主义为主题,其政治立场与目的也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理论的需要契合。因而,马克思研究了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以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为主研究内容,使具有深刻自由性的自我意识观念、无神论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都获得了出场的机会。博士论文中,以“自我意识”为红线而贯穿于其中,尽管有很多时候只是以隐含的方式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即便是在马克思对原子作物理性和逻辑性探索时,也不能忘却此主旨与准绳。其实,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便已经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决心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1841年,马克思的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使他获得了名副其实的哲学博士学位。

马克思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试用了比较手法,对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进行了“自由”性的规约与比较,体现了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视野下的娴熟而完整的使用辩证法体系的学术功底。他揭示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性质,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无法摆脱命定论指引下的命运的束缚,从而从自然的角度来烘托个体的个性自由、意志自由与独立能力。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准确指出原子运动规律在伊壁鸠鲁哲学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地位,使之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结合论证,而使得自己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得以弘扬。总体来说,这是一种理论实践场域中的批判思想与实践观念,虽然没有逃离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牢笼,却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念的登场,其中马克思对“人”、“自由”、“自我意识”、“实践”等都有深刻而抽象的思想写照。马克思对于自由的首次推出就在对伊壁鸠鲁的原子的偏斜理论的分析中完成的。与德谟克利特的两种原子运动理论不同的是,伊壁鸠鲁认为有三种原子的运动:“一种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多原子的相互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在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①因而,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因具有偏斜运动特质的原子论特质而使其价值高于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的原子论。马克思在原子的偏斜运动中发现了青年黑格尔派所需要的激荡的哲学革命精神,以及在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找到积极的因素,从而来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保守势力:哲学在死亡中孕育着新生。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对于原子运动的“三种形式”的刻画彰显了矛盾辩证法实现的架构。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具有矛盾辩证法的性质,他还使得原子概念中的物质与形式、存在与本质之间的一系列矛盾都获得一种客观性质。由于一些人对矛盾辩证法的无知而导致了对伊壁鸠鲁的误解。马克思

^①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9。

以西塞罗为例,批判了他误读伊壁鸠鲁的三种方法:其一,他没有看到“排斥”才是原子偏斜方向的根据,而“排斥”在矛盾辩证法中所对应的概念就是“对立”。西塞罗认为因为原子有倾斜方向,所以才有排斥,这明显是因果倒置。其二,西塞罗没有考虑到偏斜的偶因性。因为如果西塞罗需要看到或提及偏斜的偶然原因,那么就不得不把排斥与偶然原因同时作为倾斜方向的依据,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所以西塞罗只能说排斥具有偶然原因,而不是偏斜具有偶然原因。其三,西塞罗以及培尔都认为偏斜与自由不能在同一个学说中共存,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原子的互相碰撞是决定论的和强制的时候,才开始有自由这个对立面。”^①这样,用偏斜来论证自由就显得非常多余,因为一切都是定在的被决定好了的。事实果然如此吗?马克思说到,这就是明显的无联系无深入探索的无辩证法的推理,而卢克来修是“唯一理解了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的人”。

因此,马克思在原子的偏斜理论中倾注的是矛盾辩证法视阈,这为他在后来打开现实的思想之门,创立唯物史观和历史的唯物论的辩证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以矛盾辩证法视阈来解读伊壁鸠鲁至少包括以下五点:其一,对立面的统一律。“卢克来修说的对,如果原子不是经常发生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因而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②原子本身之中就包括了与其本身相对立的否定自身,这种与对立面相统一于自身中的原则就体现于原子的偏斜理论中。“与原子发生关系的定在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它本身。”^③原子由于直接的被排斥性而成为众多的原子,也是“原子规律”的必然实现。原子的唯一客体对象就是原子本身,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中,“自己和自己发生关系”。所以原子概念的实现只有在“排斥”这个充满矛盾意识的概念中才能完成。其二,否定之否定律。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否定之否定的论证体现在直线运动与偏斜运动的理论中。原子的直线构成在对虚空的原子空间的直接否定和对维持自身坚实性强度原则的时间否定之中。“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一个环节便是纯粹的形式,即对一切相对性的否定,对与另一一定在

^① 同上,32。

^② 同上,36。

^③ 同上。

的任何关系的否定。……伊壁鸠鲁把两个环节客观化了,它们虽然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两者都包含在原子概念中。”^①伊壁鸠鲁原子论中的矛盾辩证法就在这种否定与否定之否定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三,绝对运动律。所谓的相对的存在就是直线下落的运动,因而只有偏斜才有对立面的碰撞,直线下落也隶属于碰撞的特殊状态。碰撞如同运动中的绝对运动,直线下落只是相对静止状态,是不可靠的暂时的运动状态。其四,普遍联系律。这一点可以从对立统一的原子概念中得来。马克思认为,如果按照对立面统一斗争的观点来看,如果原子作为抽象的物质,那么与之发生关系的必然是其他原子,而且,“如果我同我自己发生关系,就像同直接的他物发生关系一样,那么我的这种关系就是物质的关系。”^②而原子的排斥运动则是把处于直线下落运动中的原子的“物质性”与偏斜运动中原子的“形式规定”加以综合的结合。而德谟克利特却将这种充满自由的相互联系变成了绝对的强制性运动和盲目的必然性行为。事实上,直接存在的个别性与以它本身为“他物”的“他物”“发生关系”时,才是具有概念实现的意义。虽然人的存在只有与他发生关系的他物是同一个“他物”的存在时,才不会是自然的产物,但是人若要成为自我的唯一现实的客体,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纯粹自然的力量”、“欲望的力量”等“相对的定在”。因而作为矛盾的“排斥”与直接存在的、个别的、抽象的“自我意识”是相适应的。其五,在背后主宰一切“自由”精神,是另一种类型的“绝对观念”。所以就第一点至第四点来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就第五点来看,马克思依然没有脱离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体系,虽然他确立不是“绝对精神”的奴隶,却不得不驶入另一个绝对的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完整的自由观念的港口。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在此埋下了日后冲破该体系牢笼的种子,以及蕴涵了理论与现实接轨思想的萌芽。我认为从前面几个方面的论述与铺垫,马克思自然而然地推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念是建立在矛盾辩证法基础上的“辩证人道主

① 同上,33。

② 同上,37。

义”^①。“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②,由于德谟克利特只能从物质存在方面认识到原子的性质,因而他无法解释即便是在感性形式中出现的排斥的本质。伊壁鸠鲁通过偏斜的原子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加以了改变,从而使得形式规定得以显现,矛盾辩证法也得以实现。排斥运动的一些更为具体的形式找到了它的藏身之所:“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③马克思在最后一点证明中,把理论实践场域中的原则规定扩大到了现实的历史实践场域中,尽管还是个别地以“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出现,但年轻的马克思就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值得称颂了。

其二,由于马克思深入挖掘辩证法的否定性质,使理论与现实结合有了可能。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自我意识与外在世界进行割裂,而是主张与外界发生关联,这个外界包括了客观现实、人类生活世界、自然世界等方面,从而使得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突破了封闭的体系的牢笼。他提出了充满辩证意味的事物具有“自我运动”的思想。而马克思在此对伊壁鸠鲁所做出的娴熟的分析,证明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与历史观念的熟知与理解。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首先批判了斯多亚学派和莱布尼茨对伊壁鸠鲁的误解:“关于这个伟大的人物(德谟克利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几乎只是伊壁鸠鲁从他那里抄袭来的,而伊壁鸠鲁又往往不能从他那里抄袭到最好的东西。”^④马克思认为,这显然是一种机械论调的误解,而没有识别出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最为精要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两个人之间尽管具备了同一性,例如“原子”与“虚空”这一组最基本的概念,导致后来的哲学家认为非本质的差别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真正关系的误解。马克思很快指出了这种误读的根本所在:首先,德谟克利特并不能搞清楚关于人类知识的真理性与可靠性应该如何加以判断。“只有现象和真理互相分离的地方,才开始有隐蔽的东

^① 请参见本人硕士学位论文:《辩证法、人道主义与辩证人道主义》[J],苏州:苏州大学,2007。

^②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95:37。

^③ 同上,38。

^④ 同上,20。

西。……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怀疑主义的、不确定的和内部自相矛盾的观点，在他规定原子和感性的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方式中不过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①因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具有真实客体的感性现象上充满了自相矛盾，而逃不出“二律背反”的牢笼。伊壁鸠鲁则不同，“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他赞成同样的原则，但是并不主张把感性的质看作是仅仅存在于意见中的东西。^②”尽管是表面粗浅。客观现象与感觉知性在伊壁鸠鲁那里得到了统一。其次，两人之间的不同科学活动和实践是以上这种不同的体现。德谟克利特无法在现象中把握原则，因而无法使现实在原子论哲学中获得容身之所，也就是说，现实在存在之外。但是德谟克利特同时又认为感性知觉尽管是主观的假象，却是实在的和富有内容的世界。马克思澄清了认识客体与实在客体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的混淆与不分的混沌状态。德谟克利特因为其感性知觉世界脱离了原则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现实性，也就是作为唯一实在的客体而不得不具有本身的价值意义，因而不得不对它们进行经验观察，从而不得不在经验观察中投身实证实践。而伊壁鸠鲁则以一个相反者的形象出现。他轻视实证哲学，因为它无法达到真正的完善，在年轻的马克思眼中，伊壁鸠鲁的哲学是为了幸福和生活而设，在他眼中的哲学就是自由。马克思对两者区分的分析采取了比喻手法，形象而生动：“德谟克利特感觉到必须走遍世界各地，而伊壁鸠鲁却只有两三次离开他在雅典的花园到伊奥尼亚去，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访友。最后，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个热水澡，……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③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中对此也有类似的描述，哲学就是走向生活的哲学。马克思自此明确提出反对实证哲学，并且反对把哲学的外延延伸到科学实证研究的领域中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理论的简单区别，而是实践态度的不同，实践决定理论的正确观念也在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得以体现。哲学就是一种向往生活、向往自由的实践态度，从一开始就带有了伦理学向度。

① 同上,21。

② 同上,22。

③ 同上,25。

最后,马克思就偏斜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分析到,前两个方面的不同不是哲学家自身的偶然个性,而是理论意识的根本差别,“现在表现为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别了”,它们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说明首先从思想与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反思开始。德谟克利特显然把有关现实性的反思形式作为一种必然情节,即反思的形式产生了一切事物的那种必然性的原子漩涡。“必然性是命运,是法,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①,这种观点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重视,当他在某处谈及取消一种偶然性哲学时,也是以德谟克利特为例证的。与此完全不同的是,伊壁鸠鲁并不认为真的具有那种主宰一切事物的必然性的存在。因为世界之物的存在即便不考虑偶然性,也有无法避免的任意性存在。因为必然性通常是神学的护身符,所以对无神论者来说,必然性是种不幸的事物。“为了避免承认必然性,伊壁鸠鲁甚至否定了选言判断。……德谟克利特使用必然性,伊壁鸠鲁使用偶然,……这种差别的主要后果表现在对具体的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②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由于没有之处创造世界的普世原因,因而他必须把必然性当作偶然性来使用,从而使其必然性概念充满矛盾,而与偶然性观念在普遍性事物和神性事物在开始的地方没有任何区别。所以,马克思认为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只能表现为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论出来的以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为中介的“相对的必然性”。就德谟克利特“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王位还要高兴”的态度而言,他对自然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以及寻找根据意图的意义比任何事物都来的重要。伊壁鸠鲁则不同,他认为偶然性只具有可能性的价值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因为前者像幻想一样无限自由,而后者却被限制于严格的限度中;前者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发出说明行为的主体,对对象的可能性可以做出想象,而后者却力求证明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伊壁鸠鲁的宗旨是:“解释不应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③两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态度在马克思看来其实都是具有片面性的,

① 同上。

② 同上,26~27。

③ 同上,28~29。

虽然伊壁鸠鲁总体上高于德谟克利特,但他们都是某种极端哲学的代表。“一个是怀疑主义者,另一个是独断主义者;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另一个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①两个对立的人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到处进行的求知与求证的实验与观察的“不安心情”与轻视经验从内在原则中吸取满足思维的宁静的知识的独立性之间的对立,体现在主观的怀疑主义、假象的经验主义与自然的独断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个只看见必然,一个只看见偶然,尽管他们都处于同一种原子哲学中。

其三,马克思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分析伊壁鸠鲁原子哲学所发现的抽象能动的个体性质,即“自我意识”抽象的能动性和实践性,并使“自我意识”冲破了唯一的“绝对精神”的把握,获得了完整的自由观念。在此处,马克思并不赞同伊壁鸠鲁将自由理解为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自我的心灵宁静的自由意识观念,正如他对黑格尔的超越一般,马克思从登上哲学舞台的第一篇处女作伊始就显示了他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的哲学革命的决心,其间也体现了人(和人的自由解放)与现实相结合的场域思想。尽管马克思对历史和辩证法的分析还只是摸索从前而尚未构成放眼未来的历史形塑——历史构境的层面,但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础已经打下,为马克思将来创建具有深刻历史形塑论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前期指引。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明文反对抽象的自由观,即通过人与周围世界的分离而使两者处于绝对的对立境地中。不把人视为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来考察人的自由,才是对自由的问题的真正解决。因而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哲学与世界、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在哲学与外部世界发生必然关联的时候,才能使哲学转换为一种实践的力量。于是哲学在与世界发生关联的实践中不断地“扬弃”自己,获得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意思是需要以客观现实与人之间的相互契合为准绳,来使得哲学从传统与历史中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其获得时代特征。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原本就在第一部著作中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尽管马克思最终尚未超越唯心史观的立场,在一种统筹所有范式的“类哲学”基础上谈论人与现实之间的问题,却

① 同上,29。

开辟了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解人自身意义价值尺度的生成与取舍选择,并以实践作为架构主客体之间的桥梁的辩证认识的正确观念。

其四,马克思认为,在原子的偏斜理论中蕴涵了深刻的启蒙运动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和坚定的无神论思想。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坚定地反对宗教思想以及宗教思想对人和人的精神的压制,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成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普罗米修斯的“我痛恨所有的神”成为开篇精义,马克思说不仅要反对天上的神,还要反对地上的神。伊壁鸠鲁站在古希腊无神论立场上的原子论阐述因而为马克思所深深吸引。整个希腊民族都把天体神化的传统,甚至对古希腊以后的哲学和诗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伊壁鸠鲁的学说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特征,并被马克思称赞为是“最伟大的古希腊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旧的理性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神学,而且还将具有折中性质的黑格尔的哲学与神学思想进行了剥离,使神在从哲学中剔除而还哲学系统一个清醒的“人在”——在博士论文中即“自我意识”——的空间:“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①此外,与马克思将人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观点相同,他也将神学与宗教观念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在理性主义思维的影响下而攻击黑格尔的理性神学体系,马克思认为神之所以能够“在”(场),是因为自然安排不好的缘故。非理性主义使得神的存在具有了思想的根基而生根发芽,所以在马克思眼中,哲学的任务不是高举非理性的大旗,是要克服非理性在客观世界中的存在,从而使得世界与人们的人生都能被理性所指导。马克思眼中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②——伊壁鸠鲁率先以无比的勇气反对整个希腊民族都具有的观点——神。古希腊的诸多哲学家眼中的理性就是神性,现代科学甚至也说明了不可毁灭、没有起始、没有生灭循环的就是天体,而天体与神性都是古代人用于供奉的最高地。这样,原初的东西成为众神的信仰,实体就是神的启示,这种观念甚至像宝贵的古董一样被呵护而流传至今。伊壁鸠鲁敢于指责这一切。“伊壁鸠鲁则责备那些认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认为支撑着天的那个阿特拉斯本身就是人的愚昧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② 同上,63。

和迷信造成的。愚昧和迷信也就是狄坦神族。”^①伊壁鸠鲁不再迷信神或天体,因为它们会扰乱宁静的心灵:“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并不是永恒的。”^②伊壁鸠鲁宣扬文明,宣扬友谊,反对斯多亚派的具有神性的普遍理性,也不赞成犬儒学派的放浪形骸。同时,伊壁鸠鲁也吸收了前述学派的诸多优点,例如犬儒主义的团结和谐,斯多亚学派的禁欲与心灵的宁静状态等等。伊壁鸠鲁在马克思眼中是古希腊最为伟大的原子论哲学家之一。

其五,尽管马克思已经发掘了辩证法的逻辑与功能,但是依然是在头脑中的和理论性的辩证法,对“自我意识”的高估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其实仅仅将其中的激进的自由精神发掘出来是可行的,但不可置于本体论的高度。因而,博士论文中的辩证法实则充其量也只是远离现实的学院派的经典产物。但马克思的功劳与此刻的进步依然不可忽视。青年马克思在反对机械的自然性时,把感官抬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即对实在客体——自然的认识的唯一标准是感官,再从感官到自我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未能逃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方面:“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③这段话语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的黑格尔的思想,即以那种大而一统的“唯一性”为所有理论的准绳。唯一性不是被我们反对的主要方面,而是青年马克思所谓的“感性的自我意识”的唯一性。这是唯心论中的“唯我论”的体现,没有现实基础,没有沉思判断,比起马克思后来的思想显然薄弱得多。他这时依然局限于思辨的唯心神学体系内也就是尚未脱离纯粹的思想符号场域来看待问题。我们在马克思后期著作中就很少看到这种对“感官”、“抽象性”、“自我意识”等概念的头脑演绎,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现象的指涉,也就是对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社会现实的指涉。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开始了现实的关注,这也是其天才般的思想必将到来的前奏曲。

让我们再次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来思考思与史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写

① 同上,57。

② 同上,59。

③ 同上,54。